

春秋繁露集解



廣益書局刊行



#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出版

## 春秋繁露集解

校勘者 王 心 湛

發行者 廣 益 書 局

發行人 周 健 人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益 書 局  
三七號

分發行所 廣州 南昌 萬縣  
南京 宜昌 重慶  
長沙 漢口 成都  
廣益書局

北平 蘭封

洋裝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耳其後傳世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母子鄧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旣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辯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慶歷七年二月四明樓郁書

案郁字子文

# 春秋繁露附錄

## 崇文總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案仲舒本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解者但謂所著書名而隋唐志繁露卷目與今正同案其書盡八十二篇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已舛無以是正又卽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 南宋館閣書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仲舒廣川人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書及三朝國史志十七卷今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纒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鼂公武子止郡齋讀書志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六一先生歐陽永叔書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復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

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陳振孫伯玉書錄解題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案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絕非其本真况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者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爲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黃震東發日鈔

董仲舒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顏師古

注皆其所著書名本朝崇文總目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與隋唐志卷目同日謂其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總以繁露爲名又卽用玉杯竹林題篇已疑後人附著矣乃中興館閣書目止存十卷三十七篇新安程大昌讀太平寰宇記及杜祐通典見所引繁露語言今書皆無之因知今書之非本真又讀太平御覽古繁露語特多御覽太平興國閒編葺此時繁露尙存今遂逸不傳合此三說觀之是隋唐國初繁露已未必皆董仲舒之舊中興後繁露又非隋唐國初之繁露矣近世胡尙書榘爲萍鄉宰日刊之縣齋僅三十七篇而已其後得攻媿樓參政校定本十七卷八十二篇之舊復全其兄胡櫬旣刊之江東漕司其後岳尙書珂復刊之嘉禾郡齋世遂以爲定本攻媿謂爲仲舒所著無疑而取楚莊篇第一謂爲潘氏本有之至於調均一篇萍鄉本列置篇三十五及攻媿再定本乃不及此篇則不知何說也又程氏謂通典戰劍在左青龍象刀在右白虎象戟在前朱雀象冠在首玄武象謂此數語今書所無而今書服制象篇此語實具存程氏以爲無之不知又何也愚按今書惟對膠西王越大夫之間辭約義精而具在本傳餘多煩猥甚至於理不馴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襄公豈由

其道者耶如云周無道而秦伐之以於殷周之伐并言秦果伐無道者耶如云志如死灰以不問問以不對對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爲文王恐春秋無此意如謂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恐隆古未有諡如謂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湯主天法質文王主地法文於理皆未見其有當如謂楚莊王以天不見災而禱之於山川不見災而懼可矣禱於山川以求天災豈人情乎若其謂性有善姿而未能爲善惟待教訓然後能爲善謂性已善幾於無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過乎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曾謂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歐陽公讀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譏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嘆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又學者所宜審也

四庫館奏臣等謹案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南宋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繁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



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七百九十六字第三十五篇中一百八十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及第三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訛脫不可勝乙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校其異於它本者凡補一千一百餘字刪一百十餘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餘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儻非幸遇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終沉於蠹簡中矣茲豈非萬世之遇哉臣等編校之餘爲是書幸且爲讀是書者幸也乾隆三十八年十月恭校上

案此書之大旨在乎仁義仁義本乎陰陽陽居大夏而陰居大冬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言除穢不待時如天之殺物不待秋則董子之論固非倚於一偏者其重政篇云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卽此可知其立言之本意矣我皇上新考試詞臣取仲舒語以

仁安人以義正我命題臣竊仰窺聖德聖治固已與天地同流與陰陽協撰矣而於是書猶有取爾况在學者其曷可以不讀向者苦其脫爛乃今而快睹全書尤爲深幸臣服習有年見其以天證人析理斷事實切於養德養身之要而凡政治之原郊祀之典用人之方弭災之術俱無所不備卽其正名辨制委曲詳盡亦始入學者所必當研究也謹就二三學人覆加考核合資雕版用廣其傳冀無負朝廷昌明正學嘉惠士林之至意至書中加考功爵國等篇尙有不可強通者正以詒夫好學深思之士或能明其說焉乾隆五十年十月舊史官臣盧文弨謹書目錄後

# 春秋繁露集解目次

楚莊王	一	符瑞	四六	身之養	八〇
玉杯	六	俞序	四七	對膠西王	八二
竹林	一一	離合根	四八	觀德	八三
玉英	一八	立元神	四九	奉本	八六
精華	二三	保位權	五二	深察名號	八八
王道	二八	考功名	五四	實性	九三
滅國上	三六	通國身	五六	諸侯	九五
滅國下	三七	三代改制質文	五六	五行對	九五
隨本消息	三八	官制象天	六三	爲人者天	九七
會盟要	四〇	堯舜湯武	六六	五行之義	九八
正貫	四一	服制	六七	陽尊陰卑	九九
十指	四二	度制	六八	王道通三	一〇二
重政	四三	爵國	七〇	天容	一〇四
服制象	四四	仁義法	七五	天辨在人	一〇五
二端	四五	必仁且知	七八	陰陽位	一〇七

陰陽終始	一〇七	五行相勝	一一一	郊事對	一三六
陰陽義	一〇八	五行順逆	一一二	執贄	一三七
陰陽出入	一〇九	治水五行	一一四	山川頌	一三九
天道無二	一一一	治亂五行	一一五	求雨	一三九
煖燠孰多	一一二	五行變救	一一六	止雨	一四二
基義	一一三	五行五事	一一七	祭義	一四四
闕文	一一三	郊語	一二九	循天之道	一四五
四時之副	一一五	郊義	一二九	天地之行	一五〇
人副天數	一一六	郊祭	一三〇	威德所生	一五四
同類相動	一一七	四祭	一三一	如天之爲	一五五
五行相生	一一九	郊祀	一三二	天地陰陽	一五八
<small>舊本相生篇在相勝篇後 案文義當在前今移正</small>		順命	一三四	天道施	一五九

# 春秋繁露集解

## 楚莊王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宣十一年書楚人殺陳夏徵舒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

子。昭四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嫌德本或作嫌得案二字古多通用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元

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嫌德本或作嫌得案二字古多通用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元

年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處北，救邢公。羊傳曰：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祀也。執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與諸侯專封也？傳廿八年公會

晉文不予致王而朝。傳廿八年公會

晉侯以下盟於踐土，公朝於王。所公羊傳曰：不與致天子也。又經書：天王狩於河陽，傳曰：不與再致天子也。昭十三年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公羊傳曰：此皆滅國也。又復見也。

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况是。句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與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昭十三年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公羊傳曰：此皆滅國也。又復見也。不與

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案慶封之殺上亦當有於字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

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

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

比於此其云爾也。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見昭十二年單官。不稱爵是夷狄之也。曰。春秋尊禮

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禮而死於火。襄廿年。齊桓公疑信

而虧其地。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柯。公羊傳曰。曹子手劍而從之曰。願請汝陽之田。桓公曰。諾。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桓公之信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然離汝陽之田。不見於經。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

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

答。有恐畏我。有古與又同。書內多如此。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之。閔二年。齊高子來盟。於

彼無親。尙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

先人。明發不昧。有懷二人。案念彼今詩作念昔。又不昧作不寐。此從周本程本。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強大

厭我。舊本作今言。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託。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

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昭廿三年。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

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矣。大典本於志作何。何懼。案已矣二字疑一衍。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

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懼謂。為罪。囂囂然輕計妄討。討舊本作許。今從趙改。犯大禮而

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

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

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此。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零。五年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日。八年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莊卅二案左傳作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諸本皆作仇匹王伯厚詩老卻未載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以爲親者諱爲主故云於尊亦然於賢亦然下云別內外覆申爲親者諱之義差賢不肖覆申爲賢者諱之義等尊卑覆申爲尊者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

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

錢云此春秋說

聖端大旨當爲首篇如麗靡然繁露之名或取於此今次於前三節後而以楚莊王顯篇疑出後人掇拾撥糶所致

能正方員。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爲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於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其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



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據則本作受今從何本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受舊本作授訛本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之疑當作已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樂本或作代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疑人字衍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